

# 鼻煙壺與藥瓶

侯怡利

鼻煙壺雖小卻有豐富的材質及製作技法，是集清代精緻工藝之大成，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清宮舊藏的鼻煙壺可說是琳琅滿目，尤其以乾隆時期所製作的煙壺無論在質與量上，最能反映其精巧與多樣的面貌。

說起鼻煙壺，通常腦海中浮現的是小口廣腹，附有持蓋匙的扁圓壺造型。然而，這件〈清乾隆玻璃胎畫珐瑯人物鼻煙壺〉（圖一），不僅是乾隆時

期玻璃胎畫珐瑯工藝的代表作，其畫工細膩、設色清雅，在傳統人物造型上，搭配單色西洋風景畫，顯示清初宮廷畫珐瑯器物在製作上融合中西的時代風格，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為數眾多鼻煙壺中的精品。然而除了工

藝的特殊成就外，其造型為罕見的圓頸削肩長方瓶，在以扁圓壺居多的鼻煙壺外觀中更顯獨特。

這種圓頸削肩長方瓶造型的鼻煙壺，亦見於〈雍正十二美人圖·觀書〉（圖二）中桌案上紅色玻璃鼻煙壺，至於雍正朝《活計檔》有「紅玻璃方鼻煙壺」或屬此類；此外，清宮舊藏〈清十八世紀紅色玻璃鼻煙壺〉（圖三）與〈清十八世紀藍色玻璃八稜鼻煙壺〉（圖四），皆可見類似的

造型。事實上，當西洋醫學在清宮運用漸增，反映在從康熙乾三朝的進單上，是鼻煙與各類香料及西洋藥物等常在貢品之列；就康熙時的文字記載可知，鼻煙被視為藥品，更有其醫療

功效，如汪灝《隨筆紀恩》記載，鼻煙是「西洋人以香藥調治之，用瓶懸之帶，間以小指挑分許，嗅入兩鼻，觀則香氣貫腦，最能去疾」，這段文字除顯示鼻煙的療效，還說明當時鼻煙是以瓶盛之；現存清宮舊藏實物，



圖一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珐瑯人物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當做藥瓶使用。此外，也可看到各類西洋藥瓶被收入內務府造辦處，成為宮廷器用，如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首領太監程國用持來，蜜蠟鼻煙壺一件，說太監杜壽傳旨，著西洋人認看，欽此。」，後「據西洋人巴多明認看是鼻煙壺，別無用處。」，這件西洋煙壺後收入「硯、牙、鑲嵌作」；又於同時：「二十二日，太監王守貴交



圖五 清宮舊藏西洋進口香料 取自《清代廣東貢品》

來，白玻璃小瓶一件，內盛西洋藥一罐，傳旨著西洋人認看。欽此。」後由「西洋人羅懷忠認看回稱說不認得」，這白玻璃小瓶還是入了專制玻璃器皿的「玉作」。同年九月「二十六日首領太監程國用持出，葡萄城四小玻璃瓶一匣盛，說太見王大平傳旨，著西洋人認看有何用處，欽此。」後據西洋人羅懷忠認看是「專治頭痛，可以發散，但日久出了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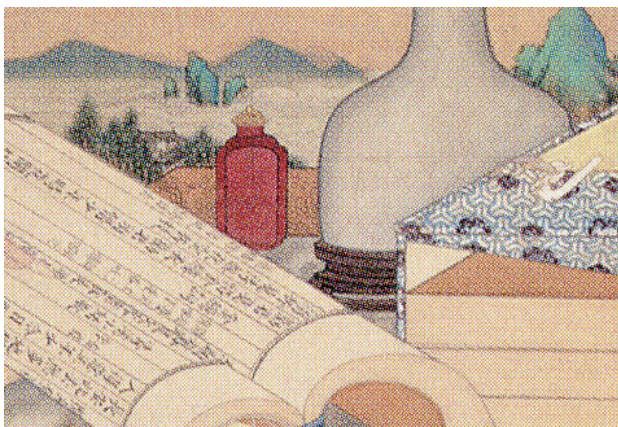
圖六 清宮舊藏西洋鼻煙 引自《清代廣東貢品》

味，用不得了，隨交首領太監程國用持去訖。」這條記載可看到，玻璃小瓶所盛裝之西洋藥品，因存放時日久而無法使用，仍將原來的玻璃瓶收儲，雖然無法得知這類裝匣玻璃瓶確實的樣貌，但在清宮舊藏中仍可看到深藍描金玻璃小瓶，四件一組貯於鯊魚皮匣（圖八），而在十八世紀中葉常見此類鯊魚皮匣裝玻璃香料瓶或工具組。（圖九）

檔案中還可見「（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郎中海望持出縵絲包鑲鼻煙壺一件，傳旨著拆開認看裡邊或瑪瑙或玻璃，欽此。」認看後實係玻璃，於是雍正傳旨「玻璃鼻煙壺無用，將金毀用。」事實上，現存清



圖七 十八世紀英國鴉片酩瓶 作者提供



圖二 清 雍正十二美人圖·觀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清 十八世紀藍色玻璃八稜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十八世紀紅色玻璃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仍可見到各類玻璃瓶來盛裝的入貢西洋藥品香料盛裝於各類造型不同的小玻璃瓶（圖五）與鼻煙（圖六），與十八世紀時的西洋玻璃藥瓶（圖七）在外觀上相近，短頸斜肩四角磨稜長方瓶與上述幾件圓頸削肩長方瓶鼻煙壺相似，說明這類鼻煙壺造型上極可能受西洋長方玻璃藥瓶影響

**藥瓶鼻煙壺互用**

更進一步由《活計檔》記載得知，盛藥玻璃瓶及鼻煙壺是相通互用，並無明顯區別，如「（雍正十一年十二月（玻璃廠））十二月初六日，太監王常貴、高玉傳旨，著將裝藥用各色玻璃瓶做些比鼻煙壺放大些，欽此。」，說明了鼻煙壺跟藥瓶的形制相同；又雍正十二年正月（玉作）「十七日，太監高玉王常貴傳旨，著將盛藥玻璃瓶二件送進來，欽此。于本日將藍紅玻璃鼻煙壺二件，交太監新九十一持去訖。」可見在當時無論玻璃藥瓶或鼻煙壺，是沒有明顯差別，且可相互通用，檔案中尚有數條類似的記載，都說明了將鼻煙壺



圖十一 英國十八世紀中葉鑲金瑪瑙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英國十八世紀中葉鑲金玻璃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英國十八世紀深藍玻璃描金瓶（貯於皮盒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英國十八世紀香料瓶 作者提供



圖十二 清 十八世紀透明玻璃磨花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英國十八世紀工具組 作者提供

宮舊藏各類鼻煙壺中，無法對應所謂「繫絲包鑲鼻煙壺」，但卻有一類西洋鑲金玻璃瓶（圖十）或鑲金瑪瑙瓶（圖十一），將玻璃或瑪瑙瓶以雕有各式裝飾花紋的金框（通常為K金）包鑲，或如前述，各類西洋藥瓶、香料瓶在清宮都可做為鼻煙壺使用，而檔案文字所見，可能是此類有金屬包

鑲的西洋玻璃香料或香水瓶。現存此類西洋香水瓶，有個共同特徵，多為栓蓋外加旋紐蓋，在檔案中有條記載：「二十六日郎中海望持出文都里那石鼻煙壺四件，奉旨著將匙子折去，安螺螄做盛油瓶用，欽此。」顯然去掉了匙子，安上「螺螄」，應該蓋栓或壺頸加上螺旋，用以防止香液體流出，這四件煙壺後來被改成「文都里那石油瓶」。由這段記錄可知，鼻煙壺這類瓶罐容器，在當時被相互混用的情形是十分常見的。

### 改裝鼻煙壺

除了混用，檔案顯示西洋玻璃容

器與鼻煙壺並無明顯的區分，據雍正元年正月〈雜活作〉記載：

初九日，怡親王交西洋玻璃罐一件、紅玻璃磨福壽圓鼻煙壺一件、洋漆按簧鼻煙壺一件、鑲瑪瑙按簧鼻煙壺一件、雕刻象牙椰子鼻煙壺一件、綠玻璃油篋式鼻煙壺一件、紅玻璃油篋式鼻煙壺二件、磨花油篋式鼻煙壺二件、燒法椰油篋式鼻煙壺一件、鑲瑪瑙玳瑁鼻煙壺一件、白玻璃鑲嵌萬壽圓油篋式鼻煙壺一件。王諭此西洋玻璃罐收拾嘴子，其餘鼻煙壺俱收拾嘴子，遵此。

于正月十九日將鼻煙壺十四件俱收拾換辦子完，怡親王呈進。

這段文字除了確實反應康雍之際鼻煙壺在材質與製作技法相當多樣，更重要的是可以清楚看到原來的「西洋玻璃罐」顯然在略做修改收拾後，作為鼻煙壺使用。故宮所收〈清十八世紀透明玻璃磨花鼻煙壺〉（圖十二），利用研磨切割成多邊圓形，廣口短頸窄肩的形制，也與一般小口

鼻煙壺不同，倒是與西洋香料瓶極為相似（圖十三），又如雍正四年四月「十七日太監劉希文交來，大小方玻璃瓶四瓶，磨楞小玻璃瓶一瓶，傳旨著西洋人認看是何油何露，著配香用，記此。」檔案所記正是瓶裝的西洋香料，磨楞小玻璃瓶應屬此類以研磨切割方法做為裝飾，如同前引檔案中所記「西洋玻璃罐」，經過瓶口的整理後，再配上匙蓋，就成為鼻煙壺。可見西洋玻璃容器可經過修改作為鼻煙壺。

附帶一提，各類材質的小罐能在稍作修改加裝匙蓋後成為鼻煙壺，如雍正三年十二月〈玉作〉：「初七日員外郎海望交白玉罐一件，傳旨環口配蓋做鼻煙壺，欽此。」顯然原非鼻煙壺的白玉罐，經鑲口配蓋後成為鼻煙壺。在故宮藏品中，仍可見到將不同器物經過改件成為鼻煙壺的例子，如〈清乾隆玉龍獸紋鼻煙壺〉（圖十四），原本是一件春秋時期的玉劍標，對比院藏其他玉劍標，再細看鼻煙壺瓶口與雙肩，可知是利用原本劍標較寬的那面往下雕琢修改，因此



Lifting the Spirit and Body:  
The Art and Culture of  
*Snuff Bottles*

# 通曉輕揚

— 鼻煙壺文化特展 —

陳列室 Gallery | 3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http://www.npm.gov.tw>

11143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 Tel: +886-2-2881-2021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圖十四 清 乾隆 玉龍獸紋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刻出短頸，雙肩則重新雕刻與器身相同的龍獸紋，掏膛盛鼻煙用，底部再刻「乾隆年製」四字篆書款，配上匙蓋，成爲一型制特殊造型優美的鼻煙壺，也是器物改件爲鼻煙壺的重要例證。

## 結論

綜上可知清初各類藥品進入宮中，原本或盛鼻煙或盛藥的玻璃瓶是頻繁被使用，並且相互混用。而十八世紀西洋玻璃藥瓶，造型上多爲斜肩短頸方瓶，配上玻璃栓蓋，有各式各樣的尺寸，與前述描金小瓶、鑲金瑪瑙或玻璃瓶，以及工具組中的香料瓶，尺寸不同但造型相類。事實上，清代文獻中都提及最初鼻煙是以玻璃瓶盛之，如王士禛《香祖筆記》記載，鼻煙「以玻璃爲瓶貯之。」與之同時的汪灝之《隨齋紀恩》記錄，曾得「皇太子賜鼻煙一玻璃瓶」，吳麟（一六八三？）《詠鼻煙壺四十韻》亦云「貯器貴玻璃」，《秋陰雜記》云「製壺之始。僅有玻璃。餘皆後起也。」足見清初多以玻璃瓶來貯

存鼻煙，而鼻煙壺的製作上也受此類西洋長方玻璃藥瓶影響。這件〈清乾隆玻璃胎畫珐瑯人物鼻煙壺〉除圓頸削肩長方瓶造型外，四面略爲凸起圓拱形開光，結合畫珐瑯，在造型及各個細節上極爲考究，說明清宮對於西洋器物造型不僅是模仿，更能加以創新，製作極具時代特色的精美器物。

本文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清宮舊藏鼻煙壺研究」專題研究計畫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 參考書目

1. 《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2. 楊伯達，〈從清宮舊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的特點與地位——以清代廣東貢品展覽〉而作〉，《清代廣東貢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一九八七，頁一〇一—一三〇。
3. (清)汪灝，《隨齋紀恩》，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秩，上海：上海書易堂印，頁二〇七。
4. (清)王士禛，《香祖筆記》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一九九九，卷七，頁三五〇。
5. (清)吳麟，〈詠鼻煙壺四十韻〉，收於民國楊鍾鏞，《雪橋詩話》（民國求恕齋叢書本）卷四，頁四五五。
6. (清)趙之謙，《勇盧閒話》，收於黃賓虹、邵實編，《美術叢書》第二冊初集第三輯，板橋市：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頁二二四。